

列车飞奔

安徽短篇小说集





列车飞奔

安徽短篇小说集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72·5

列 车 飞 奔

安徽短篇小说集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 $\frac{5}{8}$ 字数：163,000

1972年5月第1版 1972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2·582 每册：0.42元

目 录

龙腾虎跃·····	春 江(1)
列车飞奔·····	丁祥煦(17)
老炮工·····	陈文举(25)
队 长·····	朱义成(41)
采购员·····	许成厚(47)
寨 花·····	刘云程(61)
理 想·····	盛锡根(69)
吹冲锋号的人·····	马钢第二轧钢厂创作组(83)
两份图纸·····	宣 谨(101)
峡谷飞虹·····	夏克震、远 牧(111)
金色的大道·····	秦承亮、郭以芭(129)
“高粱科大学”·····	高歌红(137)
禁区炮声·····	向山硫铁矿创作组(143)
长 芳·····	姚远牧(159)
红色的线路·····	阜阳地区革委会创作组(170)
“机动班长”·····	姚山岭(188)
万里长江横渡·····	魏启平(195)
决 赛·····	何慰生(213)
领 航·····	周志新(218)
凉山彩虹·····	海 涛(228)

龙腾虎跃

春 江

—

星星还在闪亮，东方渐渐泛白。去卧虎岭的大道上，走来一老一少。这年纪轻些的，看来不过二十八九岁，中等身材，黑亮的短发，高高耸起，随着沉甸甸的脚步，一起一伏，象只展翅的海燕在飞。那老年人，虽然鬓边有了几根白发，额头有了皱纹，仍然是满面红光，精神抖擞。

“喇！喇！喇！”

两个人的脚步，同起同落。两个人挺胸阔步，虎里虎气的架势，简直就象是一个人。过路的庄户人抬眼望去，很容易想到：“嗯，这一准是父子俩。”其实，不是。这青年人姓赵，名叫永进，是龙头沟大队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。那位老年人，姓纪，名叫诚朴。现在是大队革委会主任，人们都喊他“老主任”。

提起龙头沟大队，远近几十里，赫赫有名，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。提起赵永进和纪诚朴，大伙都知道，是一对好领班。说他们是好领班，不光能吃苦耐劳，有事肯跟群众商量，把整个心操在集体上，他们还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，象敲锣鼓点，配合得很好。为了培养接班人，今年春上，当

了十四年的党支部书记纪诚朴，主动提议，把赵永进选为党支部书记。大伙都说：老主任这着棋走得好，有心胸，有眼力。年轻的赵永进呢，自从担任了党支部书记，仍象往常，把老主任和贫下中农当成老师。有了大事，总是先让大伙讨论，特别还要听听老纪的意见。周围的社员都说：“党培养出这样的好干部，龙头沟的贫下中农，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更带劲啦！”但是，人们并不知道，正是这两个一同团结战斗的好同志，最近发生了一件很不顺心的事。这件事，象块硬梆梆的石块，杠得老纪吃饭不香，睡觉不甜。

二

就在前几天，几个青年社员到外地参观，回来后提出一项建议：要把北沟岸的黄土岗铲掉，把干河滩填平。老纪亲自去查看一番，这个黄土岗有十多亩面积，三人多高，旁边的干河滩，满是荒草芦根，从来没长过庄稼。如能改造过来，可增加一百多亩耕地，一年可增产八万多斤粮食。青年人这个主意想得好，有气魄，有心胸。老纪又仔细合计一下：任务不小，主要劳力都上阵，也要苦战两个冬春。为了这件事，党支部开了两个晚上的会。赵永进和一部分人认为：要集中力量，速战速决，春节前后打好这一仗，开春种上百十亩玉米，秋季夺回八万斤，全队的粮食产量可以在去年亩产九百斤的基础上，再增产五成。纪诚朴和另一铺子人却认为：这个工程很大，时间不可能那么快，拖长了，影响其他生产，不如少出几个人，慢点来，能干多少干多少。至于增产五成，老纪更认为那是办不到的事。几年以前，龙头沟是个穷队，底

子薄，产量低，一年翻一番的事也干过。现在，情况不同了，亩产已达九百斤，超了“纲要”，每年能增产百分之十几就不错了，不能想那么高。

会散了，大伙儿都踏着月光，走向自己的家里。

赵永进一丝睡意也没有，他来到牲口棚，在灯光下，几十头大牲口正在吃草。他想起土地改革那一年，他刚刚七岁，全村几十户贫下中农只有三头小毛驴，磨面要人推，地里的庄稼柴草要人背，那时候的条件，比现在要差多远呀。他走出牲口棚，顺着门前的大路，来到打麦场，一排六个麦秸垛，象六座小山。场边新盖的六间瓦房，是全队的仓库，里边装着几十万斤储备粮。龙头沟的变化确实很大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都是在党的领导下，老主任领着贫下中农，用艰苦的劳动换来的。在这样的成绩面前，人们会产生什么思想呢？成绩，可以是一面战鼓，它使你每想到它就受到鼓舞，增强继续革命的斗志；它也可以是个包袱，使你背在身上，不知不觉地慢慢放松了脚步。过去穷，要变，要革命；现在贫穷落后的帽子甩掉了，人们的思想也不同了，一个党支部书记，如何做好思想工作，带领群众，跟着时代的脚步前进！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，这是一个新的起点。好象爬坡，刚刚登上一个山头，面前又出现了更大的高峰。要攀登这新的高峰，这就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劳动。他想起在省里开会的时候，一位负责同志在讲到继续革命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没有高度的路线觉悟，没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远大理想，满足于已得的荣誉，是不可能继续革命、彻底革命的。”

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赵永进渐渐认识到，老主任和一部

分社员，对继续跃进的看法是有问题的，从某些方面来看，又是很自然的。他象一头老黄牛，领着大伙，肩挑重担，坚持战斗在岗位上，一时也闲不住，对这样一位老同志，要紧密团结，又要开展思想斗争，这真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呵！于是他迈开脚步，向老主任的门前走去。

弯弯的月牙，已经划到村西头柳树林上头了。社员们都已入睡，夜很静。离门口不远，永进看到在那个干槐树疙瘩上有一团烟火在闪亮。这不是别人，正是赵永进要找的老主任纪诚朴。

几年来，老纪跟永进情投意合干工作，已经养成了习惯，在主要问题上闹分歧，有矛盾，实在使他心里不舒服。

老纪清楚地记得：一九六四年，开始向老碱滩开战的时候，一些所谓“专家”、“学者”，曾经来到这里说：“治老碱，全世界目前还没有科学办法，是个大难题。”赵永进没有听信这一套，在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，他领着一帮子青年人，访问老贫农，种出实验田，用实际行动把大伙发动起来。当斗争最艰苦的时候，顶风冒雪，虎口震破了，脚板冻裂了，阶级敌人出来造谣破坏，又是他挺身而出，领着大伙揪出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，煞住了这股妖风。

许多事实证明，这个青年人肯动脑筋，有事跟群众商量，工作踏实，苦干，有冲劲，有魄力。老纪和全体贫下中农所以要选他，正是因为他有这些长处，正是为了让这个青年人领着大伙向前冲呵！

现在，青年人要向前跨进一大步，自己为什么老是不放心？是不是有点右倾，有点保守？不，不是。不论做什么事，总得象走路一样，要脚踏实地呀。万一出动了大批劳力，影响

了当前的生产，又不能按时完成计划，这会带来什么后果？社员会有什么反映？这会给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带来多大困难呵！

老纪有时也想，永进这帮子激进派，干劲那样足，决心那样大，为了维护团结，自己是否把意见压一下，暂时不提，让他们伸开腰冲杀一阵，直到他们自己发现了问题，也认为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，那时，我这个老庄稼把再出来转转舵，是否好一些？也不行！这件事，关系全年生产，成、败影响都很大。自己既然事先看到了问题，为什么要闷在肚子里？事前不讲，事后再说，来个马后炮，这不是对革命不负责任吗？毛主席教导说：通过批评或斗争，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团结。把矛盾掩盖起来，还讲什么团结？

经验，阅历，是假不了的。我老纪多啃了几年窝窝头，不能眼看着青年人跌跤不扶。要找永进，要跟他谈心，把话端在桌面上。即使他已睡到床上也要把他拖起来。他把老烟袋向干槐树疙瘩上梆梆地敲了几下，熄了火，插进腰，打算向永进的院子里走去。忽然听到身边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抬头一看，永进满面带笑地走了过来。

“大叔，还没睡？”永进亲切地问。

“睡不着哇。”

在这样的深夜，永进不想再谈那些有争论的问题，他想把自己深思熟虑的建议说一说：

“大叔，我有个想法……”

“等一等。”老纪打断了永进的话，“你的打算，等等再谈。我想领你转一圈，可好？”

永进应了声“好”，两个人肩并肩，来到树东的大路上。

各家的灯火早熄了，只有牲口棚的那盏马灯，还射出柔和的光辉。老纪向面前一指：

“永进，咱们这片水稻地是多少亩？”

“一百五十亩。”

“这片地，原来是老碱滩，花了多长时间才改出来的？”

“一年零三个多月。”

老纪又向身边的井架一指：“咱们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的机井？”

“大前年。”

“十八眼井打了几年？”

“三个年头。”

老纪又向村东头的五百亩棉田一指：“咱们队是从哪一年开始兴的棉花？”

“一九六八年。”

“现在几年了？”

“四年多时间。”

纪诚朴止住了脚步，把年轻的党支部书记拉到自己的身边，亲切而又诚恳地说道：

“永进，你要仔细地看一看，冷静地想一想，咱们这些水稻田、机井、棉地，为什么不在一年当中搞出来，而要经过一年多、几年才能闹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一锹挖不出个井，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呵！”

赵永进静静地听着，一声也不响。

对这个青年人的脾气，老纪是了解得很清楚的。对一件事，只要他认为在理，不论有多少人反对，不论有什么样的情况，他总是旗帜鲜明地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，即使这些意见暂

时通不过，他也不会放弃它，而是耐心地做工作，直至最后胜利。现在，他一声不响了，老纪暗想，这可能是自己刚才那一大段不比寻常的问话，摆事实讲道理的做法，打动了他的心，扭转了他的看法。老纪提了提精神，继续说：

“你的那个建议，我很赞成，咱们应该按照那个目标干。不过，咱们不能不看看具体条件，不能不看看摆在面前的困难，何必要那样急呀？”

赵永进脸上的表情很平静，嘴角上还挂着一丝笑意。

纪诚朴信心增强了，心口窝的话，直向外冒：“全县都在学大寨，赶龙头沟。咱们肩头的担子是不轻，你想着全县、想着全国、想着全局，你的胸怀比我大，你那颗心，我了解。不过，大叔我心里有底，踏实得很。咱们有现在这个基础，就这样稳稳当当地向前进，十年八年落不了后，先进的旗，离不开咱龙头沟！”

纪诚朴讲到最后这一句话的时候，象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发言的架势一样，把大手一挥，好象真的紧紧握着一面红旗似的。

“大叔，你刚才掏出的是知心话。我也想跟你说两句。”赵永进终于开口了。

“说吧，我很想听你说。”纪诚朴掏出老烟袋，装满一锅烟，点着火，慢慢地抽着。

“我总感觉到，文化大革命以后，庄稼人在变，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在变！”赵永进理了理头上的短发，那双黑黑的大眼，在长眉毛下，迎着星光在闪亮。“这个形势，来得又猛又快。打个比方，就象那刚返青的麦苗，刚顶开土的嫩豆芽，迎到了春风雨露，喷口喷口地向上长呵！这不是平

常的脚步，这是赛跑，是飞奔，真是一天一个样呵！咱们想‘稳稳当当’，那很难说是向前进，跟形势相比，那很可能是向后退呀！”

这一阵话，象一阵铁锤，每一下都敲在老纪的心弦上。烟锅里的火已经熄了，他嘴巴却仍然含着那个老玉烟袋嘴，静静地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咱们面前的困难，不算小。不看它，是不对的。大叔，咱们要看它，但是看它，不能向它低头，要想法，战胜它！”

纪诚朴猛然把老烟袋从嘴里取了下来：“你现在想出了什么好办法？”

“咱们开始治老碱滩的时候，有人说这是个大难题，全世界都没有解决。结果咱们依靠群众，把这个大难题初步解决了。现在的困难比治老碱滩小得多，只要依靠群众，咱们会想出办法来。”

纪诚朴现在看得很清楚，今晚的谈话丝毫没有动摇青年人的信心。再继续谈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。

“这么说，你的决心下定了。准备什么时候干？”

“大叔，一个连队里，指挥员的思想不统一，仗是打不好的。我想，什么时候大叔也下定了决心，咱们就动手。”

赵永进最后这一段话，既表示了对老主任的亲切和尊敬，又表达了自己不可动摇的信念。两个人都感到，这场谈话，对方没有退让一步，意见没有取得一致，矛盾相当尖锐，但是谁也不愿刺伤对方的心。

沉默，沉默，好一阵耐人深思的沉默呀！

老纪把烟锅里的灰磕掉，把烟袋慢慢地放在怀里，说：

“你刚才不是说有个想法吗？现在是不是谈谈？”

“大叔，我在想，咱们是不是一块到卧虎岭去一趟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参观，学习。”

老纪暗想：卧虎岭是个有名的后进队，有啥学头？

赵永进好象猜透了老纪的思想似的，继续说：“卧虎岭过去是个后进队，现在情况变了。”

“他们今年的产量不是仍然没有上去吗？”

“先进不先进，不能光看产量，要看思想。”

提起思想，老纪想起了不少事。从一九六九年起，卧虎岭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，揪出了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，批判了宗派主义，加强了团结，便下定决心学大寨，赶上本县学大寨的先进大队——龙头沟。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李虎成，是个转业军人。他背着干粮袋，来龙头沟取经。这个小伙子跟永进的年龄差不多大，每一项都问得很细，很具体。他不光听人讲，还亲自动手干。什么时候把要学的东西摸到了手，才背起行李卷回去。从龙头沟到卧虎岭，有好几十里路，两年当中，他就跑来四趟。老纪曾经说过：“这个小伙子，有股子牛劲。”

全县都在赶龙头沟，卧虎岭大队追得最紧。但是，老纪并不慌张。凭他几十年兴庄稼的经验，他深深知道，粮食生产是硬碰硬的东西，象上楼梯，要一步一步向上爬，想飞，是飞不过去的。龙头沟的亩产九百斤，是经过五年苦战才得来的。现在，即使挂起犁子耙，睡三年，也够你卧虎岭赶的呀！

想是这样想，说可不能这样说。赵永进刚才那段话，好象就是针对自己这个思想来的。好吧，去一趟也好。李虎成

当着面曾经邀请过好多次了，礼尚往来，走趟卧虎岭也是需要的。

说干就干，还是按照老纪的老习惯，学习八路军的作风，来一个夜行军。这一老一少，甩开膀子，迈开大步，真是越走越有劲。

三

太阳出来了，身后的大平原五彩缤纷，面前的卧虎岭闪金亮红。赵永进一口气登上一座山岗，迎着初升的朝阳，满心欢喜地说：

“大叔，你看！”

老纪加快脚步，赶上永进，只见对面卧虎岭的山尖上，有一条银白色的水柱，一直挂到山脚。“轰隆！轰隆！”从山脚下迸发出来的闷雷一样的声音，把整个山谷都震动了。

卧虎岭要劈山、拦河、造地，这消息，老纪早听永进讲过了。他认为这是个大胆的方案，不过这样大的工程，光靠一个队的力量是不行的，国家不投资，也要全公社的人都投进去才能办这件大事。现在，这个李虎成真的领着人马干起来了，这要有多大的决心，多大的勇气呵！

老纪呆呆地望着水柱，好象看到李虎成那个年轻的面孔在对他笑。那高高的鼻梁，方方的嘴唇，还有那对笑窝窝，是那樣的憨厚，朴实，充满了力量。这个可爱的小伙子，这个象一头牛一样踏实苦干的青年人，胸口窝里看样子能装不少东西，说不定真的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呵！

水柱渐渐消失了，响声停止了。两个人加快脚步，下了岗，翻过一道坡，来到了卧虎岭的山脚下。只见绵延十多里的大岭，在老虎腰中间，开了一道几十丈深的沟。从沟底向上望，在蓝天上，两截被斩断了的山峰，象一个巨大的嘴巴，半张开着。几千年来，威风凛凛的卧虎岭，被李虎成这一帮子人马，三拳两脚打得投降了。

赵永进指着这新开的大沟说：“这沟一开成，沙河就可以直走山腰穿过。原来的旧河道，那个牛梭头弯子，填土可以造地七百多亩。他们准备明年粮食产量翻一番，单产超千斤。”

“超千斤！”

老纪不由一震。那就是说，只要龙头沟脚步放慢，他们可以在一年之内赶上来，甚至可以超过去。原来老纪心里很踏实，现在突然感到不踏实了。原来认为，可以挂起犁子耙，现在看来，一步也慢不得了。“纪诚朴呵纪诚朴，你这个老先进，你这个曾经是敢冲敢闯的猛将，真的要成为坐井观天的人物了吗？”

“永进，快找李虎成！”老纪一甩手，跨开大步向前冲。

奇怪的是，干这样大的工程，却看不到抬土挖土的人群。沟，是怎开的？土，是怎运的？那山头上挂下来的大水柱，又是闹的怎么一回事？

他们来到了旧河滩，碰到二十多个社员在垒拦河的石坝。问起李虎成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笑哈哈地说：“俺那虎子，在山头上看水呐。”

老纪忘记了疲劳，跟着永进又一口气冲上山头。高高的山顶上，也是静悄悄的，只有几片白云在蓝天上浮动。顺着

从山下伸上来的碗口粗的长铁水管往前走，只见在一块大卧牛石旁边，坐着一个青年，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。仔细一看，嘿！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年轻的党支部书记。

“虎成同志！”

老纪和永进一齐呼喊。李虎成瞪地跳了起来：“啊呀！什么风把你们刮来的？”

“小伙子，是你刮的一场跃进风呗！”

“老纪同志，你这回来，可要多给指导了！”

“我没什么指导，这回该你介绍经验了！”

“这……没啥可说的，‘经’都是从你们那儿取来的嘛。”

“别打马虎眼。你快告诉我，这劈山、拦河、造地的主意，是谁出的？”

“噢，你问这个！”李虎成那两片大嘴唇又笑开了。他拉客人一同坐在石块上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主意，多少辈人都在想，就是不敢动手。我去你们那里取了几趟经，你们治碱，我们就治山；你们搞营养钵育苗，我们也干。结果，山治不起来，技术也推广不开。那些日子，我象害了一场大病，眼角都熬烂了，白天黑夜，硬是睡不着觉。我妈说：‘虎成，没有那个金钢钻，别揽那个细磁活。你是个粗人，哪来那样多智谋，还是把书记卸了吧。’我没听妈这一套，找领导请示，找大伙商量，我们渐渐悟出来了：要抓根本。”李虎成的笑容收起来了，那对大眼睛射出锐利的光辉来，“你们不是开展过大辩论吗？我们也来了一个十天大辩论：卧虎岭向何处去？把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’这句话，写成斗大的字，贴在墙上。男女老少，全体参加，今昔对比，忆苦思甜，摆出大量的事实，认清两条道路，那股资本主义妖风，

一下被打下去了。”李虎成合起手中的书本，书封面闪出了“愚公移山”四个金字：“学习你们的经验，我们也来了个三学《愚公移山》，社员的那股子干劲，象团烈火，轰！烧起来了。”

老纪瞥了一下脚下的深沟：“这要多少人工？”

“开头，全大队的劳力一齐上，干了半个月，只挖丈把深。一算细帐，这样干下去，要七年才能完成。阶级敌人躲在背后说：‘瘦了骨头烂了肉，也办不到。’我们批斗了阶级敌人，就坐在这山头上讨论。老贫农李大山大伯，就是那位垒坝的白发老人，站起来说：‘很远很远以前，咱们这卧虎岭下也没有河。这河，是长年累月山水冲出来的。咱们能不能把水调到山头上，用水冲土？’大伙一议论，这山腰百分之八十是红土，行。我们从邻队借来了水管，山顶修了个水库，调水上山冲土。就这样，把七年的工程，在七个月当中完成了百分之八十。再过两个月，就可以全部完工了。”

老纪听得入了迷，他真没想到，人的思想解放以后，会产生这样大的力量。几千年来，想也不敢想的事，在几个月里就干成了。此时此地，他似乎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关于“**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，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**”这一伟大真理的含意。他那瞪得象铜铃似的眼睛，一眨不眨地望着这对青年，一连串的问题在脑海里翻滚：为什么别人能够劈山，自己连个黄土岗也不敢动？为什么永进以前介绍卧虎岭的经验时，自己老是不相信？为什么自己会落在这些青年人的后边，闯劲哪里去了？他想起在反骄破满学习当中，有的同志曾经说：“我们龙头沟大队，一直在大踏步前进，骄字，不仅没有芽，连影子也没有。”当时，他听了哈哈笑，认为这个